

区域经济篇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中部塌陷”与中部崛起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周绍森 胡德龙
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王志国

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划分，是我国区域经济最高层次上的空间划分，也是我国宏观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均衡和差异的反映。早在 1992 年，在沿海发展战略方兴未艾之时，江西一批很有责任感的学者，在全国率先倡导研究中中部发展战略问题，并在进行区域比较分析后，提出要“谨防中部塌陷”。

1994 年，湖北、江西等中部地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集聚武汉，发起了中部发展战略的研究，呼吁全国关注中部发展的特殊情况。

1999 年 9 月，在由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十五’中部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来自中部地区的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们在分析中部地区的战略地位时，认为中部地区论市场发展和经济发达程度不如东部，论贫困和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度不如西部，因而中部地区往往会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盲点，容易成为被中央倾斜政策遗忘的角落。在那次研讨会上，人们再次流露出“中部塌陷”的忧虑。

2000 年 6 月，南昌大学成立了“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为中部乃至全国学者构建一个研究中部问题的平台，一批专家学者对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其成果《论中国中部崛起》与《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等专著陆续问世。

令人振奋的是，胡锦涛同志于 2003 年 10 月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① 20 世纪末，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后，中部指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八省。2003 年提出“振兴东北”后，中部一般代指以上省份中除去黑龙江和吉林后的六省，但按东、中、西部统计口径，中部仍为上述八省。

了“加强对地区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温家宝总理于 2004 年 3 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的论述。

一、中部与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比

（一）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比较

2002 年，我国首次出现东快西次中慢的新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态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地区发展差距缩小。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力量。西部地区经济“亮点”不断生成，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2000 年，东部地区经济启动快、增幅大，增长率平均为 10.3%。全国 31 个省（市、区）中增幅超过 10% 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含西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 8.8% 和 8.5%。与 1999 年相比，中部提高了 0.9 个百分点，西部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中部与西部的差距缩小。

2001 年，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仍保留在 10% 以上。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低于 10% 的只有河北（8.7%）、辽宁（9%）、福建（9%）和广东（9.3%）4 个省。而中部没有 1 个省份的增长速度超过 10%；西部却有两个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 10%，这两个地区为西藏（12.6%）和宁夏（10.1%）。东、中和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分别为 10.03%、9.16% 和 8.84%，东部比中部高 0.87 个百分点，比西部高 1.19 个百分点。

2002 年，全国各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表明，我国以往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经济增长基本格局已被打破，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东、中和西部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0.92%、8.53% 和 9.04%。东部地区各省（市、区）对全国经济增长继续起着领

跑作用，在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东部地区有天津（12.5%）、浙江（12.3%）、江苏（11.6%）、山东（11.6%）、上海（10.9%）和广东（10.8%）等 6 个省（市、区）。2002 年，西部地区 GDP 增长快于中部地区 0.51 个百分点，这是近年罕见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西部地区有青海（12.4%）、内蒙古（12.1%）和四川（10.6%）3 个省（市、区），分别名列全国第 2 位、第 6 位和第 10 位，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取得明显成效。中部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在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只有山西（10.8%）1 个省。除江西近年来首次实现了两位数增长（10.5%）外，往年经济发展较快的安徽和河南等省经济增长有所放慢。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减慢，一方面是由于中部地区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竞争不过东部地区，在政策上与西部地区相比不占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中部地区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仍停留在较多依靠国家支持阶段，市场活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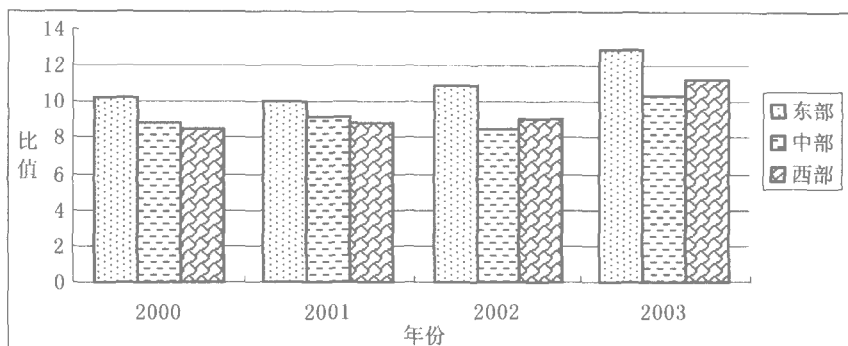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单位：%）

2003 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小于西部地区 2.87 个百分点。东、中和西部地区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2.87%、10.37% 和 11.25%。这一年中 GDP 增长率低于 10% 的省（市、区）有 4 个，而中部地区就占了 3 个，分别为安徽（9.2%）、湖北（9.3%）和湖南（9.6%）。在 GDP 增长最快的全国 10 个省（市、区）中有 3 个属于西部地区，分别是内蒙古（16.3%，第 1 位）、宁夏（12.2%）和西藏（12.1%）。中部地区只有 2

个省（市、区）居前 10 位，分别是山西（13.2%）和江西（13%）。

（二）人均 GDP 增长比较：中部与东部差距拉大，与西部差距缩小

现在专家学者普遍采用人均 GDP 法评价一国内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考察，一般采用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法，即用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在实际计算时，考虑到样本空间中数据的重要性不同，通常采用加权平均的形式。比如，在计算各地区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时，一般应以各地区的人口数作为权数进行加权评价。

表 1

三大地区人均 GDP 比较表

年 份	东部人均 GDP (元)	中部人均 GDP (元)	西部人均 GDP (元)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东部与中 部之比	西部与中 部之比
2000 年	11 800.44	5 927.93	4 630.48	7 759.83	3 134.50	0.404	1.991	0.781
2001 年	12 811.06	6 395.21	5 006.84	8 365.49	3 412.02	0.408	2.003	0.783
2002 年	14 170.59	6 954.80	5 461.97	9 250.70	3 822.34	0.413	2.038	0.785
2003 年	16 334.92	7 810.67	6 253.62	10 592.12	4 454.92	0.421	2.091	0.801

注：2002 年西部地区不含西藏。平均值为全国平均值，标准差为各地区人均 GDP 与平均值的离差平方的平均值的算术平方根。以上数据根据各地区统计公报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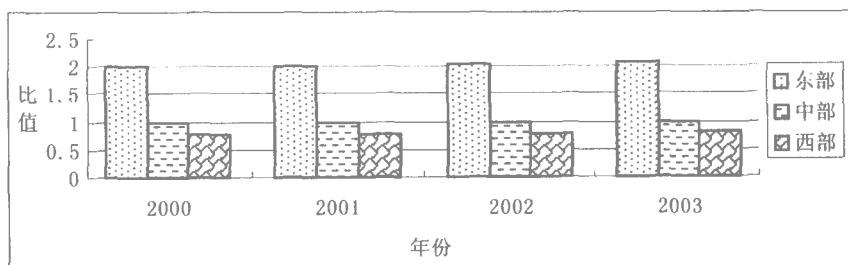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地区人均 GDP 比例图 (中部为 1)

从表 1 可以看出,近 4 年来三大地区的人均 GDP 差距仍然逐渐扩大,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三)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西部地区一直明显高于中部地区

“八五”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增的势头,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幅度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为 21 世纪开发西部地区打下了基础。

2000 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状况继续改善。东部和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为 19 135.75 亿元和 7 481.02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 8.96% 和 11.42%;西部地区(不含西藏)投资 6 145 亿元,比 1999 年增长 12.95%,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3.99 和 1.53 个百分点。

2001 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东、中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1.34%、9.6% 和 16%。中部地区增长率低于东部地区 1.74 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 6.4 个百分点。

2002 年,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所提高。东、中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5.7%、18.15% 和 20%。东部地区市场因素带动投资增长加快;西部地区政策性因素作用投资增长较快;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但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投资增长率仍低于西部地区。

2003 年,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东、中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31.55%、24.13% 和 26.12%。西部地区投资增长率最快的两个省(市、区)为内蒙古(68.9%,位居第 10)和宁夏(37.9%,位居第 6)。中部地区投资增长率最快的 3 个省(市、区)为江西(49.3%,位居第 3)、山西(33.2%,位居第 7)和安徽(30.4%,位居第 8)。江西近两年招商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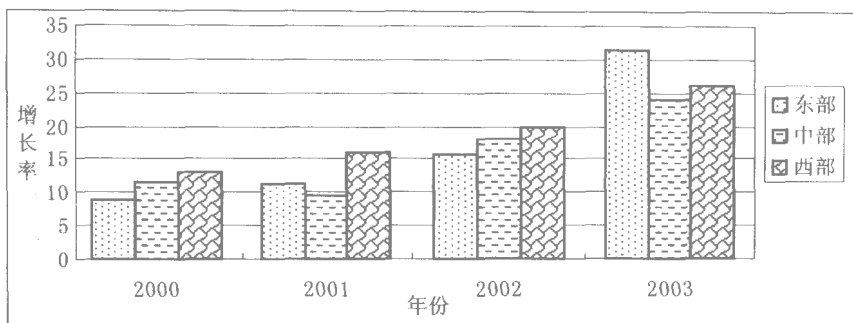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 (单位:%)

(四) 现代化水平比较：第一、二次现代化东、中部地区之差大于中、西部地区之差，新经济指数前进位次中部地区下降、西部地区攀升

二次现代化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形成的。根据何传启的观点，二次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理论，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理论，它使现代化理论与人类文明理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理论把 18 世纪到 21 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分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特征的经典现代化即工业化阶段，那么，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以发展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现代化即知识化阶段。

1. 第一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的涵义：以 1960 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值为标准值，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 100% 时，表明第一次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大约达到 1960 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评价的 10 个评价指标是人均 GNP、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医疗服务、婴儿存活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工业增加值比重和工业劳动力比重；4 个信号指标是农业增加值比重、农业增加值 / 工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比重、农业劳动力 / 工业劳动力。

2000 年，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广东和黑龙江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为 97%、94%、93%、87%、83%、83%、81% 和 81%；实现程度最低的 5 个省（市、区）分别是云南、贵州、西

藏、甘肃和河南。

2001 年，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广东、吉林、湖北、陕西、福建和山东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为 97%、95%、94%、89%、86%、86%、83%、83%、81%、81%、81%、80% 和 79%；实现程度最低的 5 个省（市、区）分别是西藏、云南、贵州、甘肃和河南。

从这两年数据来看，第一次现代化实现水平东、中部地区之差大于中、西部地区之差。

表 2

三大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水平

东部	年份		中部	年份		西部	年份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北京	94	95	山西	77	78	内蒙古	72	74
天津	93	94	吉林	78	81	广西	68	69
河北	74	75	黑龙江	81	83	重庆	74	77
辽宁	87	89	安徽	69	71	四川	69	71
上海	97	97	江西	68	69	贵州	60	62
江苏	83	86	河南	67	69	云南	60	61
浙江	83	86	湖北	79	81	西藏	59	60
福建	79	80	湖南	72	73	陕西	78	81
山东	77	79				甘肃	67	68
广东	81	83				青海	71	72
海南	70	71				宁夏	72	74
						新疆	72	74
平均	83.455	85.000	平均	73.875	75.625	平均	68.500	70.250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 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第二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的涵义：以 2000 年

(或最近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标准值,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大小反映评价对象与 2000 年(或最近年)高收入国家平均发展水平(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相对水平(或差距)。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评价包括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生活质量(知识应用改进生活质量)、经济质量(知识应用改进经济质量)4 类指标和 16 个具体指标,还有工业增加值比重、物质产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劳动力比重、物质产业劳动力比重等 4 个信号指标。16 个具体指标是知识创新经费投入、知识创新人员投入、知识创新专利产出、中学普及率、大学普及率、电视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城镇人口比例、医疗服务、婴儿存活率、预期寿命、人均能源消费、人均 GNP 和人均 PPP(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 GNP)。

2000 年,北京处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北京、天津、上海的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为 74%、54% 和 66%。辽宁、陕西、浙江、黑龙江、江苏、吉林、广东、山东、山西、湖北和福建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超过 30% ;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贵州和云南。北京和上海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超过世界平均值。从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来看,东中部地区之差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之差。

表 3
三大地区第二次现代化实现水平

东部	第二次现代化	中部	第二次现代化	西部	第二次现代化
北京	74	山西	32	内蒙古	29
天津	54	吉林	34	广西	25
河北	29	黑龙江	35	重庆	27
辽宁	40	安徽	27	四川	30
上海	66	江西	26	贵州	22
江苏	35	河南	26	云南	23
浙江	35	湖北	31	西藏	22
福建	31	湖南	28	陕西	39
山东	32			甘肃	27
广东	34			青海	27

续表

东部	第二次现代化	中部	第二次现代化	西部	第二次现代化
海南	26			宁夏	29
				新疆	28
平均	41.455	平均	29.875	平均	27.333

数据来源：同表 2。

3. 新经济指数。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率其学生王彩凤等人潜心研究，推出了我国首份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对我国 31 个省（市、区）的新经济品质和发展潜力进行了分析。他们以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测度方法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构建了中国新经济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由 5 类 15 个指标组成：第一类是知识职业，包括办公室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和基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第二类是全球化，包括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企业就业占当地从业人员的比例；第三类是经济动态和竞争，包括新生和倒闭的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以及公司通过股市筹资数量占 GDP 的比例；第四类是向数字经济的转型，即数字化程度，包括网民占本地人口比例、WWW 域名注册数量占全国比例、信息网络建设指数、信息技术应用指数；第五类是创新能力，包括高科技工作岗位比例、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和已公布的专利数量、产业研发投资等指标。他们对各个指标赋予权重，测算出各省（市、区）新经济指数并对其进行排序，见表 4。

表 4

三大地区新经济指数比较

东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中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西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北京	97.3	1	1	山西	42.2	19	1	内蒙古	40.8	25	-9
天津	59.1	4	-1	吉林	44.8	12	2	广西	43.3	16	11
河北	42.8	18	-7	黑龙江	39.4	30	-20	重庆	45.4	11	8
辽宁	47.9	9	-1	安徽	40.0	26	-4	四川	43.7	14	12
上海	73.3	2	-1	江西	41.3	24	-1	贵州	40.0	27	4

续表

东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中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西部	分值	指数排序	前进位次
江苏	48.4	7	0	河南	41.8	22	-4	云南	41.4	23	2
浙江	51.6	6	-2	湖北	42.1	21	-8	西藏	35.9	31	-3
福建	51.6	5	1	湖南	43.5	15	2	陕西	48.2	8	21
山东	47.0	10	-1					甘肃	39.8	28	2
广东	60.0	3	2					青海	42.9	17	4
海南	42.2	20	-5					宁夏	44.5	13	11
								新疆	39.7	29	-17
平均	56.5		-1.3	平均	41.9		-4	平均	42.1		3.8

注：前进位次表示为新经济指数位次与人均 GDP 的位次之差。

中部地区新经济指数位次仅吉林（12）、湖南（15）和山西（19）处于中等状态（11~20），其他 5 个省都处于后进状态（21~31），没有一个省份处于先进状态（1~10）。而东部地区新经济指数处于先进状态的有 9 个省（市、区），仅河北（18）、海南（20）处于中等状态。西部地区只有陕西（8）处于先进状态。从总体来看，东、中和西部地区新经济指数平均分分别为 56.5、41.9 和 42.1，中部地区平均分低于东部地区 14.6 分、低于西部地区 0.2 分。中部地区新经济指数在全国排位中前进位次平均落后 4 个位次，然而西部地区却前进了 3.8 个位次。这足以说明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五）消费潜力比较：中部地区远低于西部地区，略低于东部地区

2002 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月消费支出低于西部地区，但略高于中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月消费支出均呈现出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的运行格局。最值得关注的是，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倾向（消费与收入之比）比较高，居三大地区首位。根据计算，2002 年东、中和西部（不含西藏）三大地区居民消费倾向指数分别为 77.4、76.7 和 81.5，西部地区居民分别比东、中部高 4.1 和 4.8 个百分点。

表 5

2002 年三大地区消费倾向比较

东部	人均月消费支出(元)	消费倾向指数	中部	人均月消费支出(元)	消费倾向指数	西部	人均月消费支出(元)	消费倾向指数
北京	857.05	82.52	山西	392.58	75.56	内蒙古	404.99	80.31
天津	599.33	77.02	吉林	414.49	79.45	广西	451.09	81.88
河北	422.40	75.88	黑龙江	371.84	73.15	重庆	530.02	87.87
辽宁	445.22	81.89	安徽	394.71	78.52	四川	451.09	81.88
上海	872.00	78.97	江西	379.11	71.81	贵州	383.19	77.36
江苏	503.55	73.89	河南	375.39	72.13	云南	485.66	80.49
浙江	726.09	74.37	湖北	467.41	82.62	陕西	448.17	84.95
福建	552.64	72.17	湖南	464.56	80.11	甘肃	422.02	82.33
山东	466.36	73.50				青海	420.29	81.74
广东	749.04	80.71				宁夏	425.41	84.14
海南	454.97	80.02				新疆	469.70	81.70
平均	604.40	77.40	平均	407.00	76.70	平均	444.00	8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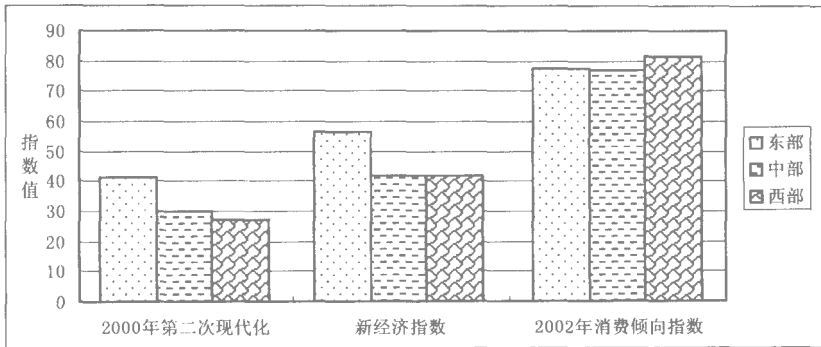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地区现代化水平、新经济指数和消费倾向指数比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三个梯度经济带当中，东部地区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来讲位居第 2 位，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已明显加快。所以中部地区

的“塌陷”之危绝非杞人忧天，目前中部地区正处于“东西夹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部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 60% 以上，中部仅占 20% 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差额扩大了 5 倍；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与西部的差距急剧缩小，西部正在努力赶超中部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由于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实力相差不是很大，如此下去，不久的将来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很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中部地区。上述 5 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说明加快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当今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首先，中部地区的崛起关系到中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中部地区的崛起关系到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市场的拓展。第三，中部地区的崛起关系到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推进和有效实施。中部地区处于承东启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地区大发展来解决。中部地区崛起对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具有战略意义。第四，中部地区崛起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关系到整个社会就业问题的成功解决，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三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状的改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第五，中部地区崛起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高低，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部地区的崛起无论是在国内地区间，还是在国际上，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构想

中部地区经济的总体特征是：我国生产力梯度布局的过渡地带，农业生产方式的典型地区，能源原材料产出的重要基地，重工业的主要基础区。从区域发展水平上看，三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梯度分布，东部处于梯度最高处，中部处于梯度中位，西部位于梯度最低处。从区域产业结构特征上看，中部农业特征比较浓，工业发展滞后，而第三产业则有虚高的症状。从工业内部结构上看，轻轻、重重是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特征。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是中部地区的经济特色。从区域市场发育特征看，国有经济比重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经

济市场化程度低。从空间布局特征上看，中部地区又可分为黄河中游区（山西、河南）和长江中游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黄河中游区是我国的能源、冶金和重型机械为主的重工业区，煤炭最为富集，优势资源还有铁矿、铝土矿等，工业以重工业为主，“七五”以来，建有世界级的煤炭基地，冶金、铝业、重型机械、通用机械比较发达，有一批在全国有地位的骨干企业。河南食品加工、烟草加工业有一定地位；经济核心区是山西汾河沿线地区，河南的郑洛开沿线地区；本区是连接华北、西北和中南的主要通道，经济联络、接受辐射主要指向京津唐、山东半岛和苏北地区，与中部中心武汉、西部中心西安的经济有联系；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水平有下降趋势。长江中游地区 4 个省是中部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实力较强的农业、重工业区；人口密集，土地、山林、水面、气候条件优越，是全国最好的谷物、棉花、油料、畜牧、水产以及经济作物、麻、蔗、烟、药、油桐、油茶等重要生产基地；区内优势资源还有铁、铜、钨、铅、锌、铋、稀土、钽、铌等黑色、有色重金属矿产，以及磷、硫、石膏、岩盐、石灰岩等非金属矿产；重工业比重比全国水平高，钢铁、合金、有色金属优势突出，拥有汽车、铁路机车、矿山设备，化工、建材、电子信息产业，食品加工业、服装业也有较强的基础；经济核心区有宜昌、荆沙、武汉、鄂州、黄石沿江经济带，长沙、株洲、湘潭组成的长株潭经济密集区，南昌、九江、景德镇组成的环鄱阳湖经济密集区，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合肥组成的沿江经济带；是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共同的经济腹地，中部地区的核心，联系南北、东西的主要通道；是中国区域经济最有特色、最具独立性，也具有发展潜力的单元；发展的弱势是缺乏能源，基础设施水平有待改善和提高。

（一）区域发展的几种理论模式

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很多。由于区域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和层次性，在一个较大的具有综合功能的经济区域内，有关发展和增长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这里不完全地归纳为均衡和非均衡发展理论、梯度与反梯度发展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1. 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大推动理论、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和分散地域一体化理论，以大推动理论为典型理论。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为了克服需求和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一个工业化

的地区必须充分地“大”，必须对相互补充的几个产业部门进行同时投资，以促进这些部门平衡增长，取得“外部经济效果”，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整体发展。他认为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投资，可以互为需求，创造市场，降低成本，增加净产出；可以利用国内外双向投资。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最先投向基础设施部门和轻工业部门，注重发挥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

2. 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循环因果积累原理和职能空间一体化理论，其中增长极理论最为人熟知。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最初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指围绕主导部门组织一些富有活力且高度联合的一组工业，其本身能够高速增长并带动其他部门增长。以后一些学者把增长极由产业空间推广到地域空间，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将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条件的地方，如港口、主要城市、交通要道、资源富集地等；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对主要产业产生相互补充和互惠互利的交换，起推动作用的主要产业和与之关联的产业获得足够的增长，并促进有利的外部经济和理想的集聚效果；最后通过扩散的回波效应或涓流效应，带动腹地和整个区域经济增长。增长极理论意味着要把生产要素集中投入到最有希望发展的较小区域和主要产业上来，形成集聚效应，再利用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3. 梯度发展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等人创立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和生物一样，都会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几个阶段。运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中就是，一个区域的经济部门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所处于的生命循环阶段决定了区域发展的梯度，处于创新、发展阶段的为高梯度，有大量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方法产生，区域经济处于蓬勃生机、快速发展状况；相反，处于成熟后期或衰退阶段的为低梯度，低梯度区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甚至出现危机。随着生命周期的变化，高梯度区的产业、产品、技术资源按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距离的远近、接受新事物能力的差别向低梯度区转移。梯度发展理论提出了产业转移中起主导作用的一般规律。

4. 反梯度理论。该理论是我国学者 20 世纪 70 年代末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认为生产力转移的梯度顺序并不一定等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顺序。只要有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不管处于何种梯

度，低梯度区可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实行跨越式发展，向上一级梯度区推进。并认为，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梯度和反梯度作用都是存在的，可以创造条件使它们发挥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梯度和反梯度理论很好的证明。

5.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该理论是苏联地理经济学家柯洛季夫斯基在总结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区域规划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以建立在一定区域自然、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的专业化部门为核心，充分发挥专业化部门的生产联系所形成的包括生产部门、非生产部门的经济体系，通过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动力循环、空间分布和组织优化外部联系，使地域生产综合体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高效率的生产组织。

6.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即各个地域依据自身条件的优势，着重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贸易与外部交换，促进本区发展。地域分工理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地域分工规模范围的不断扩大，深度层次的不断延伸，决定区域生产专业化水平、区际联系、区内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及空间特征。地域分工协作可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效益。通常用产业集团化、增长极地域经济一体化等发展模式来组织协调区域发展进程，优化重组区域空间结构，促进地域分工合理化，促使区域经济加速发展。

中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模式如何选择？一是由于目前中部地区的资金、人才、需求市场还不是十分充裕，中部各省地域大，产业体系、发展条件并不一致。而且，开放的世界生产要素加速流动，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中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模式总体上应该采取非均衡战略，并充分运用梯度和反梯度规律。二是中部地区的发展如果完全按照产业梯度转移，则中部地区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后面发展，按部就班地先推进一次工业化，再进行二次工业化。这就不是超常规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也难以实现中部崛起。三是为了实现中部地区人均 GDP 达到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发展速度上必须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并超前西部地区，这就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战略，即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科技创新，充分利用高科技和信息化，通过技术跨越实现生产力跨越，从而获得稳定、持续、较高的增长速度，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总之，加快中部地区发展的模式需采取非均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模式。